



巴音布鲁克冬季日落时分



巴音布鲁克的春天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，我想让形体消失，化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
比如一从茂密的酥油草，将自己柔软的草茎，献给羊羔温热的唇舌。比如一朵隐匿在蒿草中的蘑菇，与蝴蝶嬉戏整个夏天，便将短暂的一生度过。或者做一只优雅的天鹅，栖息在水草丰

茂的沼泽地里，与伴侣深情相守。做一只神秘的棕熊也好，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，驻守着独属于自己的王国。

就在这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高山草原上，生命吸纳着热烈的阳光与丰沛的雪水，自由地生长。人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会忘记旅途中的疲

■大地之歌

啊！巴音布鲁克

□安 宁

愈，身体以最轻盈的形态，在大地上缓缓打开。

人们还会陷入爱情，初恋般热烈又羞涩的爱情。爱情在有着一千多道褶皱的开都河上，借助一千多个太阳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爱不需要言说，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。只是雪山下的惊鸿一瞥，爱情的种子便怦然打开，你遇到他或她，爱上他或她，此生再也不会忘记。你确信彼此相遇之前的岁月，仿佛从未存在。生命是一粒沉寂的陨石，许多人从你身边经过，却并不知晓你也曾是漆黑宇宙中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，是爱情将跌落尘埃的你无意中发现，生命于是被瞬间唤醒，发出轰然声响。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，当你爱上一个人时，心中便会弥漫起哀愁。这哀愁是清晨或者黄昏的雾霭，将银色的天山温柔地包裹。你试图拨开缥缈的迷雾，看清爱情前进的方向。你知道他或她就坐在你的身边。你们依偎在一起，聊起相遇之前的时光和即将共同度过的未来。爱让生命化作新生的草叶，每一个细胞都闪闪发光。就这样明亮的旅行中，你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珍贵。比起天山脚下永恒的大地，此刻将你甜蜜包裹的爱情，不过是电光火石，转瞬即逝。而与你牵手的那个人，也必将像草原上无数怒放又凋零的花朵，只需一场风雪，便消失不见。生命不能永存于世间，爱情也不会天长地久，这苍凉大地给予的启示，怎不让人心生哀愁？

就在我站立的地方，一群牦牛闲卧在花草丛中，一边啃食着鲜嫩的苜蓿，一边享受着午后明净的阳光。放牧的蒙古族男人，骑马从遥远的地

平线上飞奔而来，黝黑的肌肤上闪烁着动人的光泽。我不知他来自哪里，也不知他将去往何处，作为过客，我们将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。但来自蒙古高原的我，却因背后流淌的共同的河流，隔着起伏的花草，向他挥手致意。他也向我绽开微笑，露出一排灿烂的牙齿。

一头牛犊跟在母亲身后，哞叫着，经过放牧的男人。它一路小跑时俏皮的身姿，吸引了我。于是我跟随它，向对面的山坡走去。那里盛开着无数漂亮的蘑菇，以及我无法叫出名字的花朵。也许，它们叫高山紫苑、鸢尾、独活；也许，它们叫珠芽蓼、甘草、卷耳、风铃草……我贫乏的草木知识，无法将灿若群星般点亮整个大地的花草一一辨识。

一只拱起前爪向我问好的可爱的土拨鼠，它所拥有的关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知识，远远超过了人类。它知道雨后哪里会有丰盛的燕麦草，它知道在哪里建造洞穴更安全牢固；它能听到几公里外人类的脚步声，或者天空中鹰隼的鸣叫，并迅速地逃离；它能清晰地记得一个月前骑马经过的牧人；它还能从漫长的冬眠中准时苏醒，向人类汇报春天的到来。一只天山下的土拨鼠，和一只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土拨鼠，所拥有的迥异的语言，也只有它们自己能够准确地翻译。

这辽阔大地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，世世代代居于此处的人类，花费千百年也不能完全地把握。人类只会震惊于神奇草原所给予的生命的启示。当翻过起伏的山坡时，我看到一头高威

猛的牦牛，以祭祀天地的坦荡姿势躺卧在草原上。这是一只被狼群攻击后而食之的牦牛，它的内脏已被掏空，只剩下一堆朽骨，显示此处曾经发生的一场殊死搏斗。人们很难准确地还原这场惨烈的战争，英勇的死者虽已被虫蚊吸食掉最后的血肉，却向整个世界袒露了它护佑种族、争夺领地抑或捍卫生命尊严所付出的代价。

面对这副依然闪烁着生命荣光的白骨，人们会想起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土尔扈特蒙古族部落。他们的先祖，在离开故土一百四十年后，依然没有忘记这片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，于是，1771年1月17日，整个部落近17万人，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，以破釜沉舟、坚韧不拔的毅力，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一路向东，浩浩荡荡，跋涉万里，耗时半年终于抵达了传说中有九个太阳照耀的东方大地。这时，整个部落衣衫褴褛，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11万军民在围追堵截、饥寒交迫及残酷瘟疫中丧生。土尔扈特人以巨大的牺牲，最终换来部族的自由与尊严。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悲壮事件，正如美国作家芮佛所言，“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，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，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叙事史诗”。

总有一天，人们的肉体将会登上高耸云霄的山巅，那里是灵魂翱翔的地方。这光芒万丈的梦想，让一代又一代人，让小至蜉蝣大至牦牛的千千万万的生命，飞蛾扑火，前赴后继，用鲜血谱写着一曲又一曲浩然之歌。

旅行的人们蜂拥而来，又蜂拥而去。人们只记住圣洁的雪山、壮阔的草原、蜿蜒的河流、驰骋的骏马，却很少有人俯下身去，注视一株花草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英雄的血液。只有亘古永存的天山，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、威严朴素的自然法则、生存与死亡的残酷争斗，一一收纳。仿佛它站在天地之间，通晓人间所有的秘密。

■作家故事

青春岁月漫过的路

□晓 荔



寒风中伫立。

最难忘的莫过于十八年前，我刚到报社正式开启记者生涯时。200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，而今翻开当年采写的文稿，依旧感慨万千。

是年7月，云南省政协组织了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，迎来了六十年前鏖战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虎队员，我有幸被安排前往采访。

这次到来的飞虎队员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，但他们大多看起来依然身体强壮、精神矍铄。在昆明玉案山郊野公园半山坡平台上的“驼峰飞行纪念碑”前，许多老飞虎队员含着泪，颤巍巍地弓着身子，给他们的战友敬献鲜花，我们用镜头拍下了一个个难忘的瞬间。一位老飞虎队员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拥抱者大家，激动地说：“六十年，昆明变了！变得如此漂亮，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！无论如何，我们胜利了！”说着就流下了热泪。我们同去的各媒体记者，此刻都没法采访下去，大家都激动得流泪。的确，今天的和平得来不易，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。

也是在这次活动中，我有幸采访到了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。她不远万里，从美国来到中国昆明参加这次纪念活动。我几乎每天都跟着她的行程，直到第四天，陈女士身体不适没有参加活动，我才回到报社。

回来之后，我以报告文学体裁完成了题为《香梅：浓情深植中华大地》

的深度报道。这篇文章很受读者欢迎，更是被陈香梅喜爱，她把刊载着这篇文稿的《云南政协报》带回了美国。

我还撰写了报告文学《驰骋在驼峰航线上的中国飞行员》，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对传奇兄弟——曹崇勤和曹崇俭的故事。当时找了很多线索，才联系上了曹崇勤之子、在美国旧金山的曹佳之先生。在一个宁静的初秋之夜，夜深时分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这是曹佳之先生从旧金山给我打来的电话，这正是当地时间早晨八九点钟。他问我是否介意接他的电话，为了采访，我当然不介意。

迎着天际火红的晚霞，车来车往的安康路俏皮饱满、金光闪闪。而我们的报社里，一群虎虎生威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谈笑风生奔跑着，展望美好的未来。

仰首之间，两行热泪从我眼里不争气地滑下，霞光中晶莹透亮。行道树上，那些青青树叶正闪烁着迷人的光华，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……

一本书、一杯茶，几缕欢喜或惆怅，陪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有着不同故事的四季。天空是一样的，变化的是聚散散散的友谊。多少曾经携手走过的友人、同事，却在不知人生的哪个渡口走散了。转眼之间，只有稳沉的、满目满心写着沧桑的自己，在

意。曹先生于是给我讲起了他的父辈在抗战期间英勇善战的往事，以及他的父亲对昆明的眷恋。我后来在文中写有这么一段文字——

1990年初，曹崇俭从台湾回到昆明，年事已高的老人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走巫家坝机场，看驼峰航校旧址，穿过昆明大街小巷，暗暗垂泪。曹先生最后在大观街口一个叫“兴和园”的清真饭店门前驻足。这是一个不十分起眼的小店，曹先生却一定要在这个小店就餐。他当时说：“真想不到，这小店还在。”

这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驼峰航线上的中美飞行员们最后聚餐的地方。想当年，雄姿英发，壮志凌云，为抗日飞越驼峰，功勋三连。如今，老人静静地伫立在这里，仿佛多少战友还在身边……

那一年，我采访了南侨机工战士和他们的后人，还有抗战英雄周保中的女儿……我撰写了一系列报道，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十八年间，我也创作了不少小说。2009年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这座城市没有冬天》出版；2014年，第二部长篇小说《遥远的湄公河》出版。

在这十八年的光阴中，最重要的还有我的编辑生涯。2016年，我担任文学杂志《热土》副主编之后，由于编务工作十分繁忙，长篇小说的创作被搁浅了。但就是在近几年珍贵的时光中，我和广大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打造了“文苑热土”品牌栏目，几年来，栏目产生的影响，每天均可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百余件。

春华秋实，往事如烟。

回忆，是对过去最好的致敬方式，也是内心最丰满的时刻。窗外，是仲冬的雨声沙沙。昆明的仲冬，更像早春，一场雨过后，又是一阵风、一片蓝天，阳光贴在面庞上、身上，暖意融融。

很多低矮的房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。街道两旁的银槐树在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中，全都死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生机蓬勃的行道树，约有二层楼这么高，充满活力，就像报社一茬茬的年轻人，阳光下十分耀眼。许多服装店铺不见了，记得那些年，我和鲁子花、张艺馨等一群人，每到周末就挨家“轰炸”服装店，满意而归，穿上新买的裙子，美滋滋一番。

当年啊当年，有多少讲不完的青春往事。在安康路上，我走过布满皱纹的岁月时光，迎来旭日，送走晚霞。时间在静默中悄悄溜走了，留下我，独依黄昏，想起辛弃疾笔下的文字：“还经得起，几番风雨？匆匆春又归去……”

迎着天际火红的晚霞，车来车往的安康路俏皮饱满、金光闪闪。而我们的报社里，一群虎虎生威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谈笑风生奔跑着，展望美好的未来。

仰首之间，两行热泪从我眼里不争气地滑下，霞光中晶莹透亮。行道树上，那些青青树叶正闪烁着迷人的光华，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……

放寒假了，小米打算赚点零花钱存着买书用，思来想去却没有好主意。妈妈对小米说：“要不你去曹姨那里看看？说不定有什么好办法呢。”

曹姨是小米家的邻居，整天拿着一把剪刀在纸上剪花。她的素材均与河洛地区的风土人情有关，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，可以说是河洛文化的活化石。她剪纸的主要技法是阴剪、阳剪，阴阳结合，以阳为主，造型蕴含着当地的历史文化。如“常香玉系列”，她就分别创作出了常香玉的少女时期、中年时期、晚年时期和《花木兰》中经典角色的剪纸肖像作品，反映了常香玉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。最绝的是，每幅作品除了人物之外，曹姨还会在人物服饰和周边融入河洛地区的一些传统文化元素，像河阴石榴、莲花、黄河鲤鱼、洛阳牡丹等，用以表达家乡人对大师的热爱和怀念。再如“留余图”，作品本身是康百万庄园“留余匾”的形状，右侧两个“留余”大字，整幅作品上方是“留余匾”文字内容，下边是数条姿态各异、活灵活现的黄河鲤鱼，两边用花卉点缀，养眼又有寓意。曹姨是河洛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，她的作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，价格也不菲。

听了妈妈的话，小米一开始是打算去曹姨那里讨一幅剪纸作品。众所周知，曹姨这人一向心善，逢年过节都会给小米家一幅剪纸作品，大都是“福”字，贴在门窗上，平添了喜庆吉祥。小米心里打着小算盘，想着要是把曹姨送的这幅作品出售了，买书的零花钱不就有着落了？

可让小米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曹姨很温柔地拒绝了。不过，曹姨和颜悦色地补充说：“小米，我可以教你剪纸。”

小米瞅着曹姨，眼里充满了不解。

她知道，曹姨带了不少徒弟，上有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，下有五六岁的小朋友。

小米想学，可就怕自己出不起学费啊。

曹姨像是知道小米的心思，说：“我免费教你。我先教你简单的，只要认真学习，一天就可以剪两幅……咱河洛剪纸是非遗产品，有客户上门收购，销路你不不用担心。”

就这样，小米拜曹姨为师。开始学的是折叠剪纸，简称“折剪”，就是将色

河洛剪纸（小说）

□侯发山



炕、土灶，这些元素一下子把人拉到传统的农耕文明中，又让人不禁感慨时代进步之快。我和朋友沿着木梯爬上屋顶，隔壁的院子爬满了南瓜的黄花、丝瓜的白花。

大明川西、东皆为茫茫太行山，西邻

灵寿的母亲河慈河。

太阳隐入太行山，大明川依然亮如白昼。

远山黑黝黝的，

慈河的涛声沉寂下去。

在大明川一隅，灯光暗下来时，萨克

斯特有的音质传了过来，《若是月亮还没

来》变成了《回家》，曲调悠扬清丽。

柔和的月光与园区的灯光让大明川流光溢彩。

周围的景物从夜海中浮出来，美轮

美奂，亦真亦幻。

演奏萨克斯的男孩坐在夜色里，忘情地吹奏着，左脚跟着地，像在弹奏琴键。

天大地大，只有他一个人对着天地演奏。

宁静、安逸的况味，让我突然有了归属感。

月亮慢慢升上来，《若是月亮还没

来》变成了《回家》，曲调悠扬清丽。

柔和的月光与园区的灯光让大明川流光溢彩。

周围的景物从夜海中浮出来，美轮

美奂，亦真亦幻。

演奏萨克斯的男孩在月光下有了双重影像，他的左边是一只大鸟，右边也是一只大鸟。月光中的鸟，

披着圣洁的光。它们的原型，也许就是我看到的乌鸫。至此，我心中的鸟与大明川的鸟，完美重合。

凝视一只乌鸫

□刘亚荣

在灵寿锦绣大明川，我邂逅了一只鸟。它浑身黑褐色，黄眼圈、黄色的喙，踩着黑色的爪子，歪着头站在碧绿如毯的草地上——是乌鸫。

此时的乌鸫，亮起了歌喉，声音清脆，犹如击石。也许是进入了它的领地，它停下来，盯着我。一人一鸟，在大明川完成了一次深情凝视。旋即，它展翅飞离草地，飞入林间。优美的身姿，犹如下翩跹在明丽的山水画中。

山峦腾起白雾般的云，太行山绿得更为浓烈。太阳照在锦绣大明川，把白色建筑的倒影刻在草地上。草地西侧高大的杨树林郁郁葱葱，树与树之间架着桥，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晃晃悠悠的树桥上，体验着特殊行旅。我也拾步而上，在树林间“穿越”。这树棵棵高大粗壮，伸展开枝叶，为树桥上的游人遮挡着八月炽烈的阳光。

一只乌鸫在水畔优雅地踱着步子，叫了几声，与林间的鸟呼应着。另一只

乌鸫从树屋前的鸟窝飞出来，不断在树

枝上跳跃，说不清它跟着我，还是我的目

光追随着它。忽然，它们又飞入树屋檐

下的窝里。那个窝像硕大蜂巢，泥黄色，

带有泥土状的凸起，显然是由人工制作

的。吊在檐下，与拙朴的木屋浑然一体。

木屋依树而建，悬在半空，木门、木窗、木顶，粗细差不多的树筑成木墙。站在摇

</